

毛澤東在重慶



目 錄

- 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愛潑斯坦（一）
- 訪問毛澤東……………福爾曼（七）
- 毛澤東會見記……………斯坦因（一三）
-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趙超構（一八）
-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孔照愷（二六）
- 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大公報（二八）
- 中蘇文協慶祝會上的毛澤東……………新華日報（三二）
- 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蘆 三（三六）
- 我所知道的毛澤東先生二三事……………柳六文（六四）

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I 愛潑斯坦作

紐約下午報編者按——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重慶和蔣介石將軍談判，企圖防止中國內戰的威脅，作者愛潑斯坦曾在去年代表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參加外國記者團到過延安，如今把他對於這位中國解放區人民領袖的印象寫出來。

我說，毛澤東是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人物之一。我並不覺得這話說錯，凡是見過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場上完全反對他的人，在內，都有同樣的印象。

毛的性格內混雜着深沉的嚴肅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決斷，思想和行動，自信和謙遜。他和記者相處的方法是獨特的。他從不給你一次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訪問。他要就

是乾脆不見你，要就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覆問題非常詳盡，刺激你和他辯論，然後再加解釋，直至他確實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論點，而且明白他引以為立論根據的事實和見解為止。

『深思熟慮』

這人的主要特徵是深思熟慮。他的聲音和風度是沉靜的。有一個事實比一大堆言辭更其有力。在一九二四——二七年，當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辯論抽象的理論和作出錯誤，而且這些錯誤使國民黨把他們的運動浸在血泊里的時候，毛化了很多工夫，很有耐性地調查華中農村情況，並且在農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組織農民。

他自己是農家子弟，他永遠不忘記中國人民之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農民和兵士身上所化的時間，依然比化在較高級的人身上的時間多。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譏諷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對付『我們的書獃，他們知道羅馬，希臘，德國，法國和俄國的歷史，社會問題以及文化，但對於五里以外發生着的事情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怎麼辦。』

在他的領導之下，黨裏知識上驕慢的知識份子們被他派到鄉村裏去『向人民學習』，而土生土長、從鬪爭中成長的、能幹、然而常常是不識字的領袖們，則被派到延安，以獲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論。

『兩條戰線的鬥爭』

在中國革命最初大失敗的時候，他一方面反對願意放下武器的人們，另一方面反對主張在中國主要城市中心進行拚死的暴動。代替這兩個辦法，他把運動的中心移到了遙遠的鄉村中。

在著名的『長征』的時候，紅軍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隊打算在富足的四川省安居下來，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衝向蘇聯的邊境，以求至少能在一個側翼上有一個友區，以便整頓自己的部隊。但是毛辯論說，中國人民要打日本，誰要是不把自己的臉面面對民族敵人，人民就會拋棄誰。

在總司令朱德的支助之下，他把紅色部隊領到極其貧困的陝北，再進入山西，而在那邊，他們被夾在一個似乎絕望的包圍袋中，被夾在國民黨和日本人之間。

可是正因爲他們移動着對抗日本，同時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對付國民黨軍隊的攻擊，蔣所派去打擊他們的部隊自己反叛了，反而把蔣扣了起來。其時，當毛可以隨意處置他的舊敵的時候，他却堅持說必須把蔣釋放，因爲他相信蔣的經驗已經使蔣明白內戰是不可能的，並且認爲釋放了蔣，國共合作反抗侵略者的基礎，就能夠奠定。

同樣的對於原則性的堅持，規定了毛對於國民黨封鎖的反應。一九三九年後國民黨的封鎖，使共產黨人有完全餓死的危險。八路軍當時是能夠以武力衝破封鎖的，但是毛反對這樣做，因爲這樣就會使中國內部發生全面衝突，這是日本人久已求之不得的事。相反地，他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內主持了一次經濟資源的充分調查，並且使每一個人都爲發展資源而工作。政府官員和防軍從事墾荒、紡紗、織布，把他們的技術知識湊在一起，從烏有之中建立工業。他們教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之中，以節省勞力，增加生產力，獲取抗戰的人力，而不必擾亂後方的經濟。

到一九四四年，他得到報酬了。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在那年訪問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發現那邊的老百姓和兵士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先見之明

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毛一直永遠是準確的。在一九三五年，他預言了未來的中日戰爭的過程和戰略發展，而他的關於游擊戰術的著作，曾經激發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卡爾生和英國的溫格特將軍等人。

今年四月間，他說如果中國在戰爭中沒有組成聯合政府，而中國的盟國並不堅持要和雙方作軍事合作，這樣來使任何一方投外國援助之機，以拒却和另一方成立協議的話，那麼，勝利之後可能馬上發生內戰。

在今天和蔣的談判中，他的立場也不是什麼新的。早在上述四月間的演講中，他曾說：

「在抗戰勝利之後，應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召集國民大會，以成立包括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中國將來有了民主的選舉制度之後，不論共產黨是國民大會中的多數黨或是少數黨，政府都應該是在一個共同承認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之下從事工作的聯合政府。」

『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以沛自九月二日紐約下午報）

訪問毛澤東

福爾曼

出人意料地毛澤東在延安絕不是不可靠近的神靈。更不是一切智慧與指揮的唯一泉源。他底話也不是出口就變成法律。的確毛澤東底理想與提示在樹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毛澤東底理想與建議只不過是中共領導者委員會的討論的基礎及最後的準繩而已。這些中共領導者總不是只管蓋圖章的應聲蟲，所以毛澤東所要出版的東西第一是經過一番精密的考慮，然後再經過黨員的研究纔能出版。是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終形式都是共產黨委員們的綜合表現，總不是毛澤東個人底意見。

他派汽車來接我。這輛車是半噸重的救護車，在車廂上寫着「野戰病院」四個大字，在這四個字上頭畫着一個大紅十字，在四個字下頭漆着紐約「中國洗衣店同盟贈」八個字。

毛澤東在一個小院子的門口接我，院子正面一連串有六個普通的洞。他就與他底家

層及親密的助手住在這裏。有時他與年輕的妻子——藍蘋與他住在一起。藍蘋以前是上海有名的電影演員，是一位非常富於智力的女性，她自一九三三年起就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三年她放棄了影界生活來列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在魯迅藝術學院，毛澤東對於戲劇的興趣促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很快地便在一九三九年春結婚了。他們兩人穿得都很樸素。她穿一套睡衣式的服裝，在腰上結一條帶子。他穿一件手織的粗布衣。我被迎至一間客廳裏。這間客廳是六個洞中的一個，有簡單的磚地，刷白粉的牆以及結實而粗糙的家具。晚上，在洞裏的唯一光亮便是黏在茶几上的一支蠟燭。主人拿出淡茶葉子，及土產的糖菓和香煙。毛澤東連續不斷地吸着他底延安烟捲。在整個會見時間中，他底小孩子們跑進跑出玩個不休。他們時常站下向我凝視一下，然後便拿一塊糖菓又跑出去。毛澤東對他們一點也不加注意。

毛澤東身材很高，肩很寬，大概有五十多歲，但是卻好像還不到四十歲。他底眉稍長着濃厚的眉毛，他那副長着兩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臉由於兩隻驚人的富於表情的眼睛呈現得非常活潑。他很愛笑，他輕輕地講着話，在好奇方面卻有點孩子氣。他底癖性是他以有縫紋的牌吸煙時在噴煙之間很緊張地吸氣。

他說：「在最初，我們不要爭論蘇聯底社會的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應先考察一下我們現在究竟在作些什麼；其次與林肯在南北戰爭時所作的比較一下。在中國今天還有幾百萬被封建制度束縛着的奴隸。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都分散地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這些零碎的土地又大部分屬於無法無天的大地主底手裏。百分之八十的佃戶須繳納土地生產產品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給地主。這的確是名符其實的農奴制度。」他舉吳滿有爲例說：「在過去吳滿有必須繳納上述的剝削式的地租，以致他自己剩下来的東西不足以養活他底全家。現在中國有幾百萬像吳滿有這樣被壓迫的農民，他們的妻子活活餓死，他們必須賣掉或溺死他們的子女，然後他們自己便變成乞丐或土匪。因爲他們窮苦到這步田地，所以他們底妻子便迫不得已操賣淫生涯。因爲缺乏充分的食糧，所以中國農民很容易就染上疾病。就是在今天的邊區嬰兒死亡率仍佔百分之五十。」

「爲了解放這些貧苦的農民，並且以農業革命改善他們底生活，我們並不想像蘇聯那樣地把土地從地主手裏奪過來，然後再重新分配給人民。我承認在過去我們實在曾那樣作過，但是，依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國民黨的妥協我們放棄了這種辦法，而另採取一個緩和的政策。這個緩和的政策，就是勸說地主們將地租減到合理的程度，

同時我們對他們保證減過租的租金由佃戶依規按期繳納。關於這一點在經濟意義上我們是與蘇聯不同的。（註）在政治方面我們也與蘇聯不同，我們絕不要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在事實上我們鼓勵自由競爭及個人企業，並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則下我們將允許並歡迎外國在我們底統治區內向商業及工業方面投資。我們所能作得到我們都要作，但是有很多事我們不能作。我們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來中國作這些事。中國是落後的國家，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投資。

「關於政府，一如你所知道的，我們是相信民主，並且腳踏實地在實行民主。我們以「三三制」來限制如今天國民黨所作的一黨專政的可能性。在這一點我們也與蘇聯底制度迥然不同。在我們的民主政府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以及資產階級和農民工人。在蘇聯今天已不存在地主、商人及資產階級。」

（註）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與蘇聯的基本不同點首先在一者是新民主主義的（它的原則包括下面說的「鼓勵自由競爭及個人企業」），一者是社會主義的。這裏囉

爾曼說得不明白。——編者。

我問他道：既然你們不實行共產主義，那麼爲甚麼你們都自稱爲共產黨呢？那麼你們爲甚麼不把黨的名稱改換一下？將「共產黨」改爲「民主黨」「新民主黨」或與此類似的名稱呢？他搖搖頭說：「別人怎樣稱呼我們，對於我們底意識是無關痛癢的。假使我們突然地改換了黨底名稱，那麼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某些人民便將因變舊名來責備我們，說我們在企圖掩蔽事實。不，我們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稱。重要的是內容與實踐而不是稱號。」

關於同一問題，周恩來告訴我說：「我們底終極理想，是共產主義社會集產主義。我總不相信在遠遠未來的中國不能實現共產主義。可是中國的發展不能與蘇聯走同樣的路線。在中國有許多特殊的階段，例如在個人生產的基礎上我們不採取直接的或激烈的集產主義，而採取合作及變工等方法。其次，從私有原則出發，我們希望將交通機關，銀行以及戰時工業等大企業歸爲國有。第三，我們將從減租減息進步到耕者有其田的階段。最終我們將土地也歸爲國有。第四，在社會各階層的公平選舉的原則上，我們將促使多數的勞動階級獲得選舉權。這種選舉便是使少數不能支配多數。這就是實現於「三制」裏的精神。第五，在平等的條件下，我們將爲國際和平及國際合作而奮鬥。這裏

點就根據了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這五點也與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宣佈的革命三民主義符合。』

（節譯自福爾曼著 *Report from Red China* 一九四五年美國出版）

毛澤東會見記

斯坦因

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城——延安，幾個塗刷白粉的窯洞的一間古樸「住宅」中，住着一個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偉大，最受愛戴的政治領袖之一。

一百萬黨員，以一種國民黨黨員之間對於蔣介石將軍我所從未見過的無比熱情，以及對於任何中國人都少有的紀律，遵從着毛先生的理論教導與實際政策。這主要是自動做的，因為黨員們每天都看到毛澤東如何尋求並利用他們的意見，以制定政策。

其餘在共產黨管理下的經大多數人民也隨從着他，因為他們明白，他自己和他的黨的基本原則，是從一切愛國人民的羣衆觀點出發，來計畫並實行一切政策，這是他在同非黨人民的日益增進着的民主合作中所發展了的制度之實質。

然而，毛澤東並不是黨的獨裁者。使二十來個實際指導黨的卓越共產黨的承認他為領袖的，只是他偉大的經驗和真正的人望而已。

毛澤東，一個自幼的革命者和黨的創立者，過去是一個教師，現在仍然還是。這就是他實行領導的情形，這就是他所以從刻板的事務中解脫出來，所以常有時間同各方面的領導者們，同人民，同純樸的農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尋意見或關切的人們談話的原因。

但是當我在幾次長談中會見他的時候，他所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羣衆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和平，羣衆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爲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爲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並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爲政策交還給他們。」

我見到毛澤東，苛刻地，粗率地問道：「你以甚麼權利在這里指導政府和軍隊？」

「羣衆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註）

「在我們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有八千六百萬人民。靠着我們的幫助，並靠着大部分

（註）按解放區人口總數在本書付印時已達一萬萬五千萬。——編者

由他們自己補充的軍隊，他們從日本侵略者手裏，解放了中國國民黨所失掉的地方。解放區的政府是自由而平等地選舉出來的，我們共產黨在一切參議會中，限定至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席位。

「至於其餘的，不到兩百萬的人民，是在所謂邊區，圍繞着延安的後方根據地的行政機關領導之下的。我們到此地，是內戰的結果，由一九二七年的聯合革命陣線分裂而發生的內戰，以同樣的革命權利產生了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也產生了我們從前的蘇維埃政府。」

「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們自動地退讓，但我們卻決未放棄過在邊區和在我們所解放的區域內，自由選舉地方政府的權利——那是在國家權力下的地方政府。我們也決未放棄過在國民政府最高統帥下，領導我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軍隊的權利。」

「最後，我們也決未放棄過在真正的民主中，共產黨要同國民黨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權利。我們正在爭取真正的民主。」

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三十小時當中，我開始瞭解，就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包括地主、商人、以及從前的國民黨人員而言，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與愛戴

了。

在他的強有力的前額後面，是一個稀有的，清晰而明敏的腦子。他幾乎羞怯的謙遜與自然的熱誠，反映着對於別的人人性尊嚴的深深敬重，以及對人的學習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斷地讓負責的工作者們所牢記的基本意識之一。

一開頭，他顯得有點溫和。但他却有一種人的堅定性，那種人相信着智慧的說服而不信強力，並且知道怎樣鼓舞別人熱衷於戰爭的勝利作爲當前的目標，熱衷於社會與文化的進步作爲久遠的目標，而這，正是在這位純正的農民智識份子後面的推動力量。

在他身上，我找不到一絲仇恨蔣委員長和國民黨的形跡，雖然他銳利地，不妥協地批評了他們的政策。

說服他們並爭取他們而懲罰他們，是他對於戰爭俘虜們，從前脫離黨的路線的人們，以及一般犯人的政策。他告訴我：『你不要打擊一個害病的人，你必須打擊的，是這人的疾病。』（註）

（註）即「治病救人」之意——編者

在我辭別的前夜，我對毛澤東的最後印象，是當他回答我的玩笑話的時候。我急欲知道，是否不久我會在重慶的牆壁上發現他的照片，像在延安我所看見的蔣介石照片一樣。『不過我是一個「匪」』。毛澤東說。

（譯自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英國新聞記事報）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

趙超構

毛澤東先生招宴，是在六月十二日下午六時，那天早上便發來了淺紅色的請柬，招待人同時說明，希望我們在下午四時就去，爲的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長談。

對於一個中共領袖的宴會，我們是沒有理由敢於遲誤的，大家都準備好了，上車的時候，我發覺自己穿着新買的涼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鄭重，而頗想去穿一雙襪子，但招待人堅決的保證說，毫無關係，「到了那裏，你將發現比你穿得更隨便的人。這就是不講究這些細節的。」

渡過清淺的延河，駛行了十分鐘，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長方形的洋式建築，那便是中共辦公廳和大禮堂了。再駛近一看，環繞着這建築的山腰，排列着無數的窑洞，那是辦事人員的住宅，車子一直駛進大門。門口站着兩名衛兵，是我到陝北來所見到的最整齊的紅軍。

我們被引導入大禮堂後面的客廳休息。

這個客廳，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長又寬，兩邊陳設沙發，中間是一排可以坐四十個人的丁字形桌子，潔白的桌布，擺着鮮花，壁上除了四大領袖的肖像外，還有兩幅巨大的油畫分掛兩邊，一幅是史太林委員長，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們紛紛到來，各找着對手談話，我發現許多延安幹部穿着草鞋來會見他們的領袖，這頗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發上，依着我的習慣，伸着赤裸裸的兩隻腳，點上一支此間最名貴的曙光牌烟捲，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侷促與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進來。

由周恩來先生介紹，毛先生和我們一一握手。

身材頗長，並不奇偉。一套毛呢制服，顯見已是陳舊的了。領扣是照例沒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畫像那樣露着襯衣，眼睛釘着介紹人好像在極力聽取對方的姓名。

談話時，依然滿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為工作緊張的緣故，顯露疲乏的樣子，在談話中簡直未見笑顏。然而，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我們依次聽下去，從頭至尾是理論的說明，却不是煽動性的演說。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

聽取談話中，我有更多的餘暇審視他。濃厚的長髮，微肥的臉龐，並不是行動家的模樣，然而廣闊的額部和那個隆起而端正的鼻樑，却露出了貴族的氣概。一雙眼睛老是向前凝視，顯得這個人的思慮是很深的。

談話會大約繼續了三小時之久，先由毛先生說一段話，再分別答覆各報記者提出的問題。

九十分鐘的話，如拚作一句講，就是「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認為惟有在民主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統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這種議論本是我所預料的，我並不感到多大的驚異。使我覺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詞句異常的審慎平易，語氣雖堅決，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種「張脈憤興」的樣子，我當時想，假如把毛先生這一番關於民主的談論摘出來，放在重慶任何一家報紙上做批評，也不至於引起特別感覺的。事實上，對於民主的原則，我們任何人間幾乎沒有什麼異點可資辯論，至於民主的程度，以及這一黨對於那一黨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樣的估計，那就難說了。

一邊想着，一邊傾聽，日色漸漸向晚，通紅的夕陽映得滿堂輝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後的油畫上，史太林委員長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擺着掌心，眉飛色舞地對我們，似乎在雄辯，又似乎在向我們說教。

這時候，一種思潮驀然在我腦中起伏。史太林不是一個偉大的坦白的實現主義者麼？他從來不創造什麼空中樓閣的漂亮議論，他的議論一貫是為現實的鬭爭而存在的。所以我們對於承受史太林作風的中共領袖們的議論，與其從議論本身去了解，實在還不如從他們環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這樣，才易於接觸真相吧！

晚餐以後。我們在大禮堂看戲。

這是由此間的平劇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會」，「打漁殺家」，「鴻鸞禧」，「草船借箭」四齣。

對於平劇缺少修養的我，這四齣戲，算是比較能够理解一點的，在開幕前的鑼鼓聲中，我靜坐在最前一排，胡亂地思索着這四齣劇是否也有共產黨的宣傳意味，「打漁殺家」之為革命劇，大概是無異議地可以通過了。「鴻鸞禧」是否表現戀愛與物質環境的關係？「古城會」有沒有強調關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類乎此間所傳說的游擊

戰故事？

用這類的眼光來看戲，本是大殺風景的事；以這樣的觀點來評戲，實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當時，却無論如何驅逐不了這樣的思考。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現坐在我右側，和我並肩的，正是毛澤東先生。

一時，我有點感到侷促，但立刻便覺坦然了。因為此時見到的毛先生。並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肅然無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幾杯酒吧，兩頰微酡，不斷地讓茶讓烟，朋友似的和我們談話。

戲早已上演了，我非常有興趣地聽，看，從始到終。對於「古城會」的張飛，對於「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對於「鴻鸞禧」中的金老頭，對於「草船借箭」中的魯肅，他不斷地發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儘情捧腹大笑，當演出張飛自誇「我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當教師爺演出種種沒用的醜態時，當金老頭在台上打諢時，他的笑聲尤其響亮。

在這時，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們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與趣味的，他並不是那些一讀政治報告，便將趣味性靈加以貶斥的人物。他雖自謙「對於平劇沒有研究」，但

也承認：「很喜歡看看」。

散場時，已深夜十一時，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歸途上，缺月銜山，清光似水，朋友問我今天得到了什麼印象，我明快的答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輕鬆。」

在這裏，不妨帶便談一談我對於毛澤東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的喜歡不喜歡，毛澤東目前在邊區以內的權威是絕對的。共產黨的朋友雖然不屑提倡英雄主義，他們對於毛氏却用盡了英雄主義的方式來宣傳擁護。凡有三人以上的公眾場所，總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廠學校，都有毛氏的題字。今年春節，延安書店所發售的要人圖律中，毛氏的圖像不僅超過其他要人的圖像，而且是兩三倍的超過。

「毛主席怎樣說」，雖然不是經典，但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依然是邊區幹部動員民衆的有力口號。毛澤東說一聲「組織起來」，於是通過幹部，通過報紙，以至於無知識的鄉農都說「組織起來」。口號標語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有力武器，其毛先生所提的口號。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農份子眼中，「毛主席」的話是絕對的，保險的。

自然，單從宣傳的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權威，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權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點也決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點在那裏呢？我曾以這個問題就教於許多共產黨人，同時自己也冷眼的觀察，綜合起來，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

我們知道共產黨是舶來品，在過去所有的共產黨領袖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那就是原版翻印共產黨理論，卻不知道怎樣活用到中國社會來。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中國社會，這種作風的不受歡迎，是無可避免的：毛澤東則不然，他精通共產黨理論，而同時更熟悉中國歷史。據說，從中學生時代起，歷史是他最喜歡的課程，在他的行動中，資治通鑑和列寧史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國的史書包括許多統治民衆的經驗，同時也指示許多中國社會的特性，精通了這些，然後可以知道在某種程度以內尊重傳統的力量，或利用舊社會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產黨所有的組織宣傳，以及列寧史大林的經驗，毛澤東成功了。

邊區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上面的論斷。這個有機會時再說，我現在先提一兩件小事來說。在我的想做。邊區一定是共產理論像洪水一樣泛濫的世界。然而不然，馬列主義

固是邊區的基本思想，但已經不再以本來的面目出現了；因為現在邊區馬列主義已經照毛氏所提的口號化裝過，那便是『馬列主義民族化』。換一句話說，馬克斯和列甯，不再以西裝革履的姿態出現，卻已穿起了中國的長袍馬褂或農民的粗布短襖來了。小如變工隊，秧歌隊，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義，我們都可發現，是馬列理論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綜合品。在邊區，開口馬克斯，閉口列甯，是要被笑為發狂的表現的，『打倒洋教條主義』是他們整風運動之一點，毛澤東給共產黨員的教訓，是在尊重農民社會的舊習慣與舊形式中播種共產黨的理論與政策。

毛先生另一點長處，是綜合的工夫。不論是一場辯論，不論是一個問題的檢討，他最善於綜合各種意見，而做一個大家認可的結論，或者綜合過去的經驗，而決定以後的方針，這種工夫，也不妨解釋為熟讀史書的成就。

我無意介紹共產黨黨員對他們領袖的印象，因為他們的批評或者有溢美之處。我也不想在這裏判斷毛氏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因為這是頗費口舌的工作。我現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們的一般幹部有什麼特別優長之處，這是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們所應該知道的。

（選自「延安一月」）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

孔照愷

六月十二日在延安郊外××的中共中央黨部，中外記者團正式拜訪毛澤東先生。在一間相當寬敞的大客廳裏，毛先生與記者團會見。毛先生今年五十一歲，比過去所見的毛先生照像胖一些，同時也蒼老一些，衣着樸素簡單；深咖啡色毛織的制服，黑色皮鞋。他原籍湖南湘潭，鄉音甚重。在握手寒暄之後，毛先生致詞，表示十分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接着他說：「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與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共同基礎上團結起來。」毛先生對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關，表示極大的慶祝，認為其影響不僅在歐洲，而且將及於太平洋與中國。他說：「全中國所有抗戰的人們，應該集中目標，努力工作，配合歐洲的決戰，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時機是很好的。」毛先生特別申述中共對國事的態度：「擁護蔣委員長，堅持國共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為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此

種政策始終不變，抗戰前期如此，今天還是如此，因為這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最後他說：「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毛先生致詞後，英記者斯坦因首先詢問林祖涵先生在渝商談情形，毛先生答覆是：「商談進行了許多，但是今天還在商談中。我們希望商談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其他今天還無可奉告。」那天晚上毛先生設宴招待記者團，宴後並有平劇餘興，他一直看到深夜終場。七月二日日本國記者暨領隊政府人員與毛先生，周恩來先生長期的談話，所談的問題很多很多，重慶商談也包括在內。毛先生在商談之初就聲明這次商談是非正式的，所以詳情不便披露。那一次談話將近八九時，毛先生有問必答，毫無倦容，他吸香烟幾乎是不停的，深深的吸，緩緩的吐出來。在烟的噴霧裏，他安詳而深刻的解答各項問題，談到有趣的地方，有時也哈哈大笑。本國記者認為第二次與毛先生談話的收穫比第一次多得多。

（選自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大公報）

毛澤東先生到重慶

大公報

人們不少有接飛機的經驗，然而誰也不能不說出昨天九龍坡飛機場迎毛澤東先生是一種新的體驗，沒有口號，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都知道這是維繫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

這也許可以作為祥和之氣的開始罷。

機場上飛機起落無止盡，到三點三十七分，赫爾利大使的專機才迴旋到人們的視線以內，草綠的三引擎巨型機。警衛一面維持秩序，一面也沒忘了對準了他的快鏡頭。美國記者們像打仗似的，拚着全力來捕捉這一鏡頭，中國攝影記者不多，因此倒強調了國際間關心中國團結的比重。塔斯社社長普金科去年曾參加記者團赴延安，他也在為「老朋友」毛澤東先生留像。昨日下午六時有重慶對莫斯科廣播的節目。普金科看看錶，慰心的笑了。

第一個出現在飛機門口的是周恩來，他的在渝朋友們鼓起掌來，他還是穿那一套淺藍的布制服。到毛澤東，赫爾利，張治中一齊出現的時候，掌聲與歡呼聲齊作，延安來了九個人。

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了，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髮，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這個在九年前經過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戰首都的土地了。

這裏有邵力子雷震兩先生，這裏有周至柔將軍，這裏有張瀾先生，這裏有沈鈞儒先生，這裏有郭沫若先生……多少新交故舊，他都以極大的安定來迎接這個非凡的情景。「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複這三個字，他的手指被紙烟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的，這是他的新裝。

頻繁的開麥拉鏡頭阻攔了他們的去路，張治中部長說：「好了罷」，赫爾利卻與毛澤東，周恩來並肩相立，撫着八字銀鬚說：

「這兒是好來塢！」。

於是他們作盡姿態被攝入鏡頭，這個全世界喜歡看的鏡頭。

張部長在汽車旁力勸：「蔣主席已經預備好黃山及山洞兩處住所招待毛先生，很涼快的。」結果決定毛先生還是暫住化龍橋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故日去黃山與山洞歌涼。

毛、張、赫、周四個人坐了美大使館二八一九號汽車去張公館小憩，蔣主席特別撥出一輛二八二三號的篷車給毛先生使用，也隨着開回曾家岩五十號了。侍從室組長陳希曾忙得滿頭大汗。

記者像追看新嫁娘似的追進了張公館，郭沫若夫婦也到了。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裏面的簇新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裏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

他和郭先生仔細談着蘇聯之行，記者問他對於中蘇盟約的感想時，他說：

「昨天還只看到要點，全文來不及看呢」，我以為他下飛機時發表的中英文書面談話甚為原則，因此問他：

「你這談話裏沒有提到黨派會議與聯合政府，這次洽談是否仍打算在這兩件事上談起呢？」

他指着中文書面談話說：「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裏了。還要看蔣先生的意見怎麼樣？」

對於留渝日期，他說不能預料。他翻看重慶報紙時說：我們在延安也能讀到一些。他盼望有更多的記者可以到延安等地去。

張部長報告蔣主席電話裏說：八時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諸先生，因此張公館趕快備辦過遲的午宴，想讓毛先生等稍事休息後再赴宴，作世界所關心的一個勝利與和平的握手。

（子岡 八月二十九日）

中蘇文協慶祝會上的毛澤東

新華日報

下了一場夜雨，山城已經是秋涼時節了。中蘇文化協會孫邵兩會長爲了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昨天下午七時在會所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鷄尾酒會，同時還舉行了蘇聯各民族友好的照片展覽預展。下午六時左右，黃家壩口一帶的街上就擠滿了人，各式的汽車一輛輛的停下來，蘇大使彼得羅夫夫婦、羅申武官、孫夫人、孫院長、馮煥章將軍、覃理鳴副院長、翁文灝副院長、邵祕書長、王世杰部長、陳辭修部長、張治中部長、鹿鍾麟部長、梁塞操先生、朱家驊部長、陳立夫部長、吳鐵城祕書長、賀市長、沈鈞儒先生、馬寅初先生、左舜生先生、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譚平山先生、王芸生先生、馮夫人李德全先生、王崑崙先生、許寶駒先生、張申府先生、高崇民先生、史良先生、曹孟君先生、劉清揚先生、賀夫人倪斐君先生、茅盾先生、侯外廬先生、張西曼先生、陽翰笙先生，和文化、新聞、戲劇界人士三百多人，一個個準時刻會了，這樣的集會，

在戰時陪都是常有的，可是，今天的情景却顯得並不平常。天下起細雨來了，可是人和汽車終於越聚越多的擁塞了這帶斜的坡道。六點半，幾千市民幾乎把交通都阻塞了，交通警察和憲兵忙着維持秩序，傍晚的街頭充滿了汽車喇叭和市民們興奮地談話的聲音。

今天這個會的意義是重大的，可是因為今天因為一個人的參加，而更顯得重要了。幾千雙眼睛望着中蘇文協的大門，幾千個人談論着一個人的名字。「毛澤東！」「今天毛澤東要來參加的。」

報上沒有發表消息，舉辦者方面甚至於守口如瓶地保守秘密，但，這千餘的市民終於在細雨中停下脚步了，「什麼，毛先生要來參加？」一位老公務員模樣的人向他同行者問，臉上浮出笑容來，「瞻仰一下豐采吧」。擠到文風書店屋簷下站定了之後，感嘆地說：「咳，毛先生啊，真說得上是一位繫天下之安危了。」

中蘇文協二樓已經擠得滿滿的了，是一片歡笑的聲音，一片期待的眼色。全陪都的知名之士，黨政軍要人，文化藝術界人士，都聚會在這今天特別顯得狹窄的屋子裏了。這一邊孫夫人在和郭沫若先生握手，那一邊陳立夫先生在和孫院長碰杯，是馮煥章先生洪亮的笑聲，是譚平山先生風生的談笑，彼得羅夫大使忙着和已知未知的朋友們招呼。

當主人的孫哲生先生今天是滿面春風，準七點，樓下一片轟動，多少雙眼睛望着大門的入口，在一片鼓掌聲中，大家待望着的毛主席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到會了。

大家緊隨着他，樓下的人一起擁到樓上來了。數不清的熱情的握手，洋溢着真情的招呼，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澤東同志的手，立刻跳躍地回到她媽媽的身邊，驕傲地說：「媽，我握過手了。」

在毛澤東同志臉上，是歡喜和感動的表情。當覃理鳴先生和他相見的時候，緊握着手久久說不出話來，終於眼圈紅潤，流下淚來了。這是一個何等動人的場面啊，今天集合在這兒的不是有許多民國十三年時代的老朋友老同志嗎？馮煥章先生兩手握住了毛澤東同志的手，看了又看，然後舉起酒杯來說，「您來了，中蘇友好條約締結了，來來，讓我們爲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實現而乾杯！」毛主席興奮地乾了杯，瞧，馮先生不也已經悄悄地用手帕在擦眼淚了嗎？譚平山先生是在九龍坡飛機場已經見面過了，今天還像是初見似的熱烈的握手，乾杯……今天的會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民十三的老同志們重新在一起握手言歡，相互問好，『三大政策』的精神洋溢着今天的會場，多少人在懷舊，多少人在期待着一個和平，團結，民主的新中國啊。

正廳正中掛着中蘇兩國的國旗，在這輝煌的國旗前面，蘇大使和毛澤東同志握手了，「乾杯！」爲了中蘇兩大民族的友好同盟，爲了新中國的和平建設。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在各室巡歷了一週，每個人都向他舉起了衷心祝福的乾杯，毛主席臉上已經泛起紅暈了，馮煥章先生說：「今天，您會喝得躺下來的」。時間飛一般的過去了，爲了晚間八時還有吳祕書長鐵城的約宴，毛澤東祇能向大家告辭了，「有機會再談談吧」，「一定要的」，「真是，老朋友二十年不見了。」人們用戀戀不捨的感情目送着他，又是一連串的握手，許多人一直送到門口，旁邊聽見一位作家在對一個朋友說：「你的眼好貪饞啊。」

薄暮的門口還是擠滿了人，「來了，來了」，毛主席們上車的時候，門內外的人齊聲鼓掌了，「毛先生」，「歡迎歡迎」！人像潮一般推勳，「毛先生，歡迎你！」這是發自內心的渴望着團結、和平、民主的人民的聲音！

（三十四年九月二日）

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

蕭 三

（『偉大的五十年』的一章——初稿）

立國於大地，有了四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到近百年來竟成爲半殖民地。有心人士奔走呼號，倡維新，主變法，尙格物，求富強，結會黨……爆發了辛亥革命。但是這仍是『換湯不換藥』，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震動了全世界，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光輝才顯赫地照耀了東方古中國的前途。『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漸漸有系統地輸入到中國來了。它示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愈益陷於苦悶的中國人民以新的出路，新的希望。古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也是如此。一八四三年就已形成了的馬克思主義，經過七十多年之久，來到中國。當時只是一線曙光。但這一線曙光，逐漸擴大了，展開了，光芒四射了。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掌握它和發揮它之後，今天人們看得見：它好像一輪紅日高掛天空，中國大

地遂成了光明世界。

一九二〇年毛澤東同志第二次到了北京的時候，熱心地尋找及貪讀了許多關於蘇俄的書報。他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幾種書。這些讀物給一貫好學，善於精讀，勇於追求和承認真理的毛澤東同志以很深的影響，建立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從這時起他毫不猶豫地大踏步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道。

卓絕的，不同於流俗的澤東同志，不似初期的中國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之只在書本子裏鑽研，脫離實際，遂成爲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也不似機會主義者之歪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澤東同志一開始就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行動的指南針，他立即將這一普遍的，科學的真理，用於中國的革命實際。到後來，他在領導中國革命中，而且把馬克思主義更加具體發展了。他善於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他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創造了整個體系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最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戰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風，最中國式的和最適應於中國革命的理论與實際。我想，要包括或概括這一全部的豐富的内容，只有一個術語：——「毛澤東主義」。自然，關於這些道理需要深入的、專門的、系統的研究和說明，不是這篇文章所能

勝任的。我們只希望在後面，在敘述澤東同志在大革命、內戰、抗戰諸時期的措施和言論時，能讓讀者看到和體會到「毛澤東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實質之一部份。

一九二〇年夏，澤東同志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行動上已經是決不動搖的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的秋冬他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領導下，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進行着中國工人階級底政治的組織，首先領導着湖南人民，和工人的革命運動。可以說，從這時起，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在東方已經高高地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組織！組織！鬥爭！鬥爭！

曾經剝削，統治湖南的反動的北洋軍閥張敬堯被驅走了。剛從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出來，不久，遊歷了北平、天津、上海歸來的毛澤東同志實際上領導了人民的「驅張運動」。他代表「新民學會」（一個起初是一羣前進青年的團體，後來其中的左翼主張改革社會政治經濟的組織，和當時湖北惲代英等同志的「利羣學社」，同樣起過聯共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作用），和「湘江評論」（一個提倡新文化，提倡民主，反帝

反軍閥反封建的報紙，主編者即澤東同志，報紙被張敬堯封禁了），再度赴北京，在那裏組織普遍的反軍閥運動，後來又到了上海。這時回到了長沙。在這裏他一面作小學教員（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主事），一面作社會的、政治的活動。

澤東同志活動的範圍一天天更寬廣，更多方面，更深入了。在這先後幾年之內，他發起，成立了許多革命性質的羣衆的組織。在長沙他曾和一些同志組織了十個『文化書社』——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民主政治的組織，他吸引了某些名流參加這種事業。『文化書社』在傳播新文化書報雜誌的工作上有過很大的成績。在『文化書社』裏售賣各種進步的，共產主義的刊物。在書社的樓上經常開共產主義者的會議。後來實際上它成了共產黨的一個機關。有趣味的是，它的招牌『文化書社』四個字，不是別人，而是當時選職了的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寫的。

作過七十二天湖南省長的劉人熙講學過的『船山學社』，也由毛澤東同志接辦，作爲革命知識者集聚的地方。何叔衡同志作了社長。

澤東同志又組織了一個『自修大學』（也吸引了些名流，如贊成過二次獨立的省議員仇賢等參加，幫助）——後來又組織了『湘江中學』。

不久以後，又組織了一個『青年圖書館』……

在這些機關裏集合了差不多湖南全省先進的、革命的、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培養了不少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幹部。這些機關成爲了共產黨的合法的組織。

還是張敬堯統治湖南的時候，湖南人民對北洋軍閥政府就已非常不滿。毛澤東同志；彭璜（湖南全省學生聯合會的），龍堅公（長沙『大公報』的）三人聯名發表宣言，主張湖南獨立，實行省自治。宣言徵求湖南廣大各界人士簽名，澤東同志親自在長沙街道上散發這個宣言。

素以八面玲瓏著名，綽號『水晶球』的譚延闓失勢後，由同盟會員楊庶堅等之介紹，接近了那時在西南頗爲活動的孫中山。一九一九年夏張敬堯被趕走了。譚延闓得西南之助重新上台——第三次督湘。

澤東同志在上海時就計畫着如何改造湖南。現在回到長沙，開始着手組織。結果，一個『湖南改造大同盟』出現了。

不久，譚延闓被趙恆惕推倒了，趙作了湖南省長。在『湘人治湘』的口號下，他倡『湖南自治』，並提出中國『聯省自治』的主張。

毛澤東同志從下層羣衆發動，利用統治階級虛偽的，爲自身個人利益打算的所謂「自治運動」，作有益於勞苦人民大衆的事業。統治者虛偽的面目立即被揭穿了。趙恆惕一攫取了政權，便極力壓制民主運動。人民要求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而當時省議會的議員多半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們，澤東同志等率領市民羣衆，搗毀這省議會，把那裏面掛的許多匾額等等都扯了下來。……這個直接行動給予湖南社會以非常大的震動。

十月革命第三週年紀念日，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新民學會」等團體在長沙組織了一個遊行示威。武裝的警察向示威羣衆攻擊。經過劇烈的鬭爭之後，示威的隊伍散了。但是這一次遊行在喚醒人民羣衆起來的政治意義上有它的很大的作用，只有由羣衆行動得來的羣衆的力量，才能保障有大的改革的實現——澤東同志看出了，相信了這個真理。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由毛澤東同志發起，組織成立了。他後來又擔任第一師範同學會（包括已畢業的）會長，同時在第一師範教某一班的國文。同學會會址在妙高峯上幾間房子裏。這裏又是 S·Y·——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澤東同志實際上領導發展

這個組織，這個運動。

假如在第一師範時代澤東同志曾經取得了初步的社會活動的經驗，那末，現在更能看出，他是卓絕優越的，有無窮毅力，活力和創造性的天才的，人民大眾的政治家和組織家了。

找到了、具備着和工人接近的言語

馬克思主義者，從歷史唯物論及辯證唯物論懂得，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基本階級、基本力量。馬克思主義，有與工人運動結合，才能成爲物質的力量。毛澤東同志除組織、領導一般的，社會各階級的革命運動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運動。

知識份子和工人羣衆結合的過程在當初是頗不容易的。在開始的時候，語言，習慣、服裝、態度等等彼此相差很遠。兩方面都覺得格格不入。這時候革命的知識份子，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放下臭架子，懷着滿腔熱忱，并甘心當羣衆的小學生，然後才能接近羣衆，漸漸也當羣衆的先生。

毛澤東同志下決心，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做去。農民出身的他，素來就具備有一項

很大的，超乎常人的，幾乎不可及的本領——他能找到和工人羣衆接近的大衆的語言。他的誠誠懇懇的心，老老實實的態度，簡單的，透徹的語言，能够使任何人工人信服。最疑難的事，最深奧的道理，使他們理解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現在，毛澤東同志仍然是第一個能用最淺顯的語言說明最深奧的理論與最高深的原則的人。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於幽默，談諧百出，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嚴正，備中肯綮，矢無虛發。他的說話當是形象親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禮堂裏，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爲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爲淺。這種深入淺出的本領，在古今中外的巨人中間，我們只有將澤東同志比之於列甯和史太林，而澤東同志又獨具其道地的，純粹的中國的風格。）

澤東同志來到火車頭修理廠找一個姓陳的廣東工人，談他的工作，工資……連工人覺得客人很親切……

澤東同志走到一個成衣店，和裁縫們慢慢地談他們的生活，工錢……成衣工人們覺得客人很關心。……

澤東同志來到銅元局——湖南造幣廠，找工人談……

澤東同志坐在一架人力車上，和車夫談話，叫他慢慢地拉着走。走了一段路，澤東同志要車夫放下車，自己下車來，讓車夫坐到車上去，澤東同志自己拉車。車夫起初不肯這樣作，並且覺得客人有點怪。後來畢竟坐了車子，讓澤東同志拉了一程路。到了停車場：澤東同志和他以及別的車夫說……

湖南第一紡紗廠成立了，開工了。無政府黨人在紗廠裏頗有影響。毛澤東同志過河去，找到了紗廠工人，談了許多……

黑鉛鍊廠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鉛印工人，麵粉廠工人……都來找毛澤東同志，談他們的生活，說出他們的要求……

還是一九一九年，就有第一師範和明德等學校的學生，在長沙城各處辦了幾個工人夜校。

一九二〇年無政府主義者的「湖南勞工會」也組織起來了。

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同志卻深入工人羣衆，耐心耐煩，切切實實爲工人作事、設想，向他們宣傳。

在每一工廠，每一行業裏面，澤東同志發現積極份子、幹部。經過他們，經過行動，鬭爭，漸漸把所有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都組織起來。

這樣，革命理論和革命實際密切結合起來，而由實際產生了更多更切實的原則或理論，這樣，毛澤東同志開始奠定黨的基礎。

可紀念的「七一」和「三十節」

長沙城裏除「大公報」，「新湘南報」等大報外，還有一種小型的「湖南通俗報」。很受讀者歡迎。通俗教育館的館長兼通俗報的經理是何叔衡同志——甯鄉人，前清秀才，在楚怡小學教過書，爲了教育或責備小學生，他常常自己哭。他有一口黑鬍子，一對銳利的眼光，一腔熱情，一顆赤誠的、力求進步的心，他是「新民學會」唯一年紀較大的會員。但是非常有精神，非常肯出力而能够刻苦的人。澤東同志曾笑說：「何鬍子是一條牛！」又說：「何鬍子是一堆感情。」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同志交遊、吸引、推動了「何鬍子」（同志們都這樣叫他）。通俗報上的文章提出了人民自己的主張，批評了湖南統治者。

何衡叔同志任職後，通俗報館第一次開會，毛澤東同志被邀請參加了。他對報紙上的改進，發表了很多意見。開會完了之後，澤東同志到那時剛從甯鄉教小學出來，在作報紙總編輯的謝覺哉同志的房子裏坐坐，談談，態度是非常恭敬，謙虛的。

澤東同志第二次『遊學』（不帶一文錢，靠送字糊口、旅行、考察）湖南各縣——湘陰，岳州等處的時候，給通俗報寫過通訊。

何叔衡同志辦了十個月的通俗報。幾個月後報紙的銷路大盛。一九二一年夏天趙恆惕下令撤何叔衡同志的職。

一個晚上，毛澤東同志到通俗報館，很快地就邀何鬍子一同離開了長沙。他們兩人帶着很簡單的行李由長沙經漢口，擠在長江輪船三等艙裏，來到了上海。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開第一次的成立大會，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裏最後移到浙江嘉興東湖開會，一天而結束。在到會全體只十二個人（代表五十個黨員）中間，湖南來的兩個代表起初不怎樣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後來大大地顯得與衆不同。毛澤東同志的明瞭的說話總是很具體，扼要的。他所代表的組織已經有了實際的工作成績。我們現在將其他十個到會的姓名開列一下。也是很有趣味的史實。那就是：

今天我們的董老——董必武同志，陳潭秋同志，王寒燼同志（山東人，犧牲了），有張國燾（！）有周佛海（！）陳公博（！），有李達，李漢俊，有包惠僧，有俞秀松。（那時陳獨秀在廣州，沒有到會。）

在一次大會上展開了反對李漢俊的合法主義（即只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宣傳，不發展黨的組織，不作工人運動……）和反對另一種極「左」派的主張（即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鬥爭目標，不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不作任何合法的運動，一般地拒絕知識份子入黨……）的鬥爭。在反對書生空談的，小資產者的「左」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毛澤東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醞釀成立的時候，澤東同志已經奠定了湖南黨的基礎，他已經開始在湖南也作馬克思理論宣傳，也作工人運動，同時也已經參加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也在和秘密工作配合的當中極力爭取一切合法運動的可能。澤東同志一開始就用事實和鬥爭成績粉碎「左」右派的機會主義。湖南黨也因此特別有基礎，特別實在，鞏固。在這裏我們看見，一個人的作風對整個事業的影響是如此之大的！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後，毛澤東同志偕同何叔衡同志到了湖南。

一個秋涼的日子，在長沙城外協操坪旁邊的公共墳墓場裏，有幾個人在散步。他們一時沉默地站在墳墓堆子和墓碑的中間，一時在墳墓中間的小路上走動。彼此熱烈地談論。在高高身材背略有點躬的毛澤東同志的旁邊，走着寬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鬍子的何叔衡同志。此外還有三個人，內中有異常熱誠樸實的湘鄉人彭平之同志，這五個人這一天在這裏討論組織湖南共產黨的問題。

就在『三十節』（一九二一年即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產黨支部正式成立。澤東同志被選為書記，漸漸地長沙城裏，首先是一些學校（第一師範，岳麓中學、第一中學、甲種工業……）都有了支部。後來湖南各縣（如衡陽師範等）也有了黨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湖南地委（省委）成立了，澤東同志任省委書記。

鬥爭是不簡單，不容易的

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對象，主要的是學生和工人。而工人中間黨組織的發展需要經過工會組織的工作。假如在黨成立之前湖南工人運動已經有了初步的基

礎，那麼現在，黨成立以後，毛澤東同志用全力組織各行各業工人的工會。

這時候湖南的工人和他們的生活，組織狀況是這樣的：

手工業者（成衣、泥工、木工、理髮……等業工人）很多。他們進行會的組織。

產業工人（外國帝國主義者辦的玻璃廠、豬毛廠、冰廠、鐵礦……本國官辦的，也有外資成份的華寶紗廠、黑鉛鍊廠……）完全沒有什麼組織。

這兩項工人共同的痛苦是工作時間長，（產業工人每天也要作十三四小時的工作）而工錢發銅幣。但是市上的貨物以銀幣計算。再則軍閥混戰，連年不斷，這個軍閥掌權時印發一些票子（叫「官票」），那個軍閥一來又不認賬。銅幣和官票也相差很遠。比方那時一塊銀洋換銅幣一千五百二十文，但換官票是三千幾百文。發的工錢是那些票幣，而且那時幾乎每一家大點的商店都發市票。「湖南官錢局」發行的票子上面印着鳥兒，多半用作發工錢，工人們叫做「鳥票」。這樣一來更加弄得民不聊生，勞苦大衆非常痛苦。

手工業的行會（成衣工人的軒轅殿，泥木工人的魯班廟等等）有一個總會，叫「湖南工業總會」，無論各行會或總會都是帶封建色彩的幫會。拜菩薩，收會費，訂行規，

主要是拒絕鄉村工人到城市來謀生活。此外不替工人作什麼事。行會和總會的領導者為總管值年。工人要加工錢，他們就能官方吃酒席，進賄，卑躬作揖——而請客進賄的費用，又是從工人方面捐來的。

『湖南總工會』是一個官辦的，老闆們的工會。會址設在東長街，會所的牆壁是黃色的，頭門前攔着欄杆，這個『工會』經常破壞真正的工人運動。

『湖南勞工會』——無政府主義者黃愛、龐人銓為首領。他們也召開過民衆大會，但到會的學生多，工人很少。他們也成立了泥木工人組，造幣廠工人組，紗廠工人組，縫紉，理髮，黑鉛鍊廠等工人組，會員不上百人。一九二〇年的秋天華實紗廠工人要求獎金。趙恆惕派兵鎮壓，打傷一部份工人。於是激起罷工。工人提出撫卹受傷工人，改良待遇，撤除門衛……等要求。結果，十二月份發雙薪，工人經廠方允許者可以自由出入工廠。這時勞工會會員會驟然增加到了近二千人。

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知道封建性的行會小資產瘋狂性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勞工會都不是工人階級求得徹底解放的組織。要使工人運動走上正軌，使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有勝利的保障，澤東同志需要和行會及勞工會派又講團結，又作鬥爭，需要向工人們

解釋、說服，要爭取那些組織裏面的羣衆。有時要用行會等壳子，轉變它的內容，這些都不是簡單容易的事！但是毛澤東同志踏踏實實，任勞任怨，奔走宣傳，百折不挫，雖然勞工會派的人們作出分裂工人運動的事，雖然他們經常罵馬克思主義者是「長尾巴的——還是要政府，既有政府就和軍閥差不多……」再則說「共產黨爭着工人運動，爲的是到蘇聯去騙盧布」……雖然他們百般胡說污蔑馬克思主義者，但毛澤東同志還是和他們講統一戰線，團結他們以反抗統治階級。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夜裏趙恆惕逮捕了黃愛、龐人鎔，第二天明就把他殺了。勞工會被查封了。「勞工週刊」停版了。無政府黨人譚小岑、李實等都跑到上海去了。在那裏繼續出了一期「勞工週刊」，痛罵趙恆惕一番，此外再沒有什麼動靜了。毛澤東同志和他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卻在湖南堅持工人運動。極力聲援勞工會派的人，對黃龐被殺表示激烈的反抗。但無政府主義者要幹的一些急躁的行動卻經委婉磋商而阻止了。澤東同志被派去上海組織反對趙恆惕的運動。共產黨第二次大會在上海開會後，澤東同志回湖南，更加積極的推動工會運動。這時工會雖停止了活動，但原有的組織是仍然存在的。黃龐死後，其他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也不再作工人運動了，只在工人中間罵罵趙恆惕，也罵罵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但是一部

份過去頗爲糊塗的工人都漸漸知道了共產黨，懂得了，只有共產黨是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黨。

泥木工人任樹德，湘陰人，身材結實，性情沉着，同業的都很相信他。他起初也是勞工會會員，但背着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他向工人們解釋說：工人要打倒軍閥，鎮壓資本家，非有政權不可；也還要組織工會才行，……他常拿蘇俄的工人作例子。同時他說，他知道毛澤東，他經常到『船山學社』去……入了勞工會的工人們袁福清，朱有富等都懷疑他是共產黨。但是任樹德無論如何不承認。於是袁福清等很奇怪，共產黨既然不好，任樹德是個好老實人，爲什麼他贊成馬克思那一套呢？並且他說的也很有道理，原來曾經信仰過安那其主義的工人們動搖起來了。

二二年五月一日，長沙城裏萬千個工人到南門外第一師範學校門前馬路上和門內院子裏集合。在這裏開了一個大會，提出口號，要求恢復工人組織，實行三八制（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增加工錢，用銀幣計算工錢（這時工廠工人以銀幣計工資，但手工業者的工錢仍以銅幣計算），替死者復仇，工商學聯合起來。……

這時候，湖南的工人運動漸漸趨於一致了，有了統一的領導了。許多工會都成立

了，工會裏面也都有了黨的組織——這些都是毛澤東同志踏實艱苦工作的果實。

湖南工人運動中的幾個片斷

一九二二年夏天，長沙的泥木工人提出要求增加工資——由三百二十文加到三角四分一工。魯班廟行會老總管值年舉出郭壽松、甘子憲二人為代表，向長沙縣（縣知事周仁鑑）去交涉。郭、甘等叫泥木工每人捐出五毛錢來，請縣府的人們吃酒席。交涉了許久，結果到七月底縣府出一個佈告，將三百三十文折成二角二分。按當時牌價只加了幾分錢，其實只是由銅幣折成銀幣而已。工人大為憤激。

泥木工人任樹德和袁福清、朱有富等都住在北門外。早起去上工時任樹德叫袁等一聲，晚上下工回來也和袁、朱等閒談。任樹德說，要組織泥木工會——袁等也覺得對。

一天朱有富對袁福清說：「任樹德是馬克思主義。」

袁：「果真的嗎？那我們就不和他一起幹」……

朱：「馬克思主義也不壞……你想，照安那其主義的辦法，沒有政府，沒有組織，

大家都要各取所需，如何辦得好？」……

袁聽了沒有作聲，心裏想，馬克思主義也有道理的。

現在泥木工人提出要加工錢，可是沒有人領導鬥爭，魯班廟甘子憲，郭壽松的辦法又行不通。這只氣得年輕的袁福清，朱有富等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醞釀了不久之後，泥木工人舉行罷工。甘子憲不敢出來。郭壽松繼續到政府交涉。工人們自己組織糾察隊，維持罷工秩序，靜候郭的交涉。快到舊曆八月十五——結帳的時期了，郭壽松回信要工人再捐五毛錢另向政府交涉。……

袁福清、朱有富等人商量，還是去找馬克思主義者來幫忙吧。袁說：「假如他們害我們一下，如何辦？」朱說：「不會的。」袁福清於是一直去找任樹德，談起這事。任樹德表示很積極，大罵軍閥，末了說：「非集合幾千個人去請願不可！」袁福清第一次聽到「請願」這個字，覺得新鮮。任樹德又說：「我們工人要找人幫忙，……去找毛澤東，你說如何？」袁：「恐怕他們不來吧？」任：「他們就是作工人運動的，一定會來的。」袁：「一定來，你去打聽打聽。」

第二天晚上任樹德來說：「毛澤東他們答應一定幫忙到底！」袁福清，朱有富聽了大喜。於是又和泥木工人積極份子舒林，唐仲通等商量，決定請願。

第二天長沙城裏全體泥木工人罷工。一些爲首的工人來到「船山學社」，因爲早有通知了：「毛澤東先生派人來「船山學社」和大家接頭。」一到果然有易禮容在，於是決定請願，一面派人去長沙縣府去偵察動靜。

有二三百個泥木工人來到魯班廟集合。這時郭壽松還在要工人再捐錢出來，以便去省府交涉加工錢的事……工人們一聲喊「打！」郭壽松跑了。幾個積極的份子便上台講話，主張罷工，請願。全體工人舉起拳頭來，表示贊成。馬上油印通知工友，新廟由任樹德、仇壽松負責，老廟由袁福清、朱有富負責，向全體泥木工人進行動員工作。

工人們中間議論紛紛。有的說「已經出了五角，又要出錢？老子就出不！」有的說：「罷工多少天了，還無着落，罷到那天爲止呀？」接近郭壽松的一個工人說：「如果罷工，那麼向政府交涉，就難得有效……」又有人說：「交涉個啥，還是全體去請願要求的好。」一個接近無政府黨的工人說：「到軍閥面前去請願，犯不着！」大多數的工人卻說：「管他請願不請願，到長沙縣打那個狗一頓，出一口氣也是好的……。」

結果大家同意請願，並且舉出十六個代表，內中有任樹德、袁福清等，袁福清等覺得自己當了代表，但不會說話，怎麼辦呢？於是又來找任樹德要他去找毛澤東同志

『船山學社』，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的幫忙，任樹德滿口應承，立即邀代表

『船山學社』開會。不知怎麼的，兩個無政府黨人也跟着來了，會沒有開成。乃改

水塘毛澤東住處開會。這是長沙城小吳門外，校場坪後面，一片菜園，有些稀稀落落平房，有一個池塘，水很清，因此這地名叫『清水塘』。共產黨湖南省委就在這裏的幾間屋子裏。毛澤東同志家也住在這裏。省委開會及和城內外支部來人接頭，多半在晚上。當晚泥木工人代表見了毛澤東同志，他親切關心，仔細和大家商量好，決定第二天召集工人大會。代表們辭了毛澤東同志出來，一個個更加有了鬥爭的決心和勝利的信心。

第二天四千來個泥木工人集會在教育會坪。共產黨派易禮容來主持大會，略略討論後，將請願的問題付表決。幾千個拳頭舉起來了，有的把袖口勒得很高。同時通過十六個代表的名單。

第三天上午九點，幾千個泥木工人的隊伍由教育會坪出發，隊伍前頭一塊橫的旗子寫着：『泥木工人請願大會』。又一個直的旗子，兩丈長的白布，用竹桿舉起，上面寫着：『硬要三角四分，不達目的，不出衙門』。隊伍的前後有工人自己組織的糾察隊，一百來人，維持秩序。

隊伍到了長沙縣，爲首幾個代表進去見縣知事，縣知事不得不接見，彼此辯論了一番。縣知事辯不過工人代表們，因爲他們說：「我們工人每天得這點子工錢，真是不能活命。你縣知事是父母官，一定要請你作主，幫忙……」縣知事沒有多話可說了。這時他旁邊一個軍人模樣，腰掛京洋刀的說：「縣長請進去休息休息，不要理會這些人，他們胡鬧，押起來！」代表們齊聲說：「好！你打算把我們押到那裏？我們自己進去。」同時嘴裏罵：「軍閥！」「走狗！」……這時立在外面的工人大隊不斷地喊口號。代表們和縣知事等在衙門的第三進房屋裏談判，都聽得見外面的喊聲。縣知事和那軍官聽了，心裏也有點害怕。但談判無結果，代表們出來，對羣衆宣佈，說：「不答應。」羣衆憤怒，都要衝進衙門裏去，不答應就不出衙門。隊伍向衙門內衝。衛隊用刺刀抵擋，被工人給了一頓打，衛隊退了。於是衙裏有人將「大令」一舉，口說：「你們造反麼？爲什麼這樣野蠻？如果要蠻幹，看這是什麼！」（意思是，如果動蠻就要開槍，衙裏大約有一連軍隊）代表們叫工人們立即蹲下說：「我們只是爲了要一碗飯吃，赤手空拳，不是什麼造反。你們有衛兵，舉『大令』，要殺人，看是聽野蠻？」「你們用刺刀對付我們，爲什麼憲法的政府這樣野蠻？」……

兩下爭執不止，結果說是靜待解決。縣府派一連兵把請願的包圍住，只准出，不准進，也不准吃飯或喝開水。工人糾察隊又在外圍把兵隊包圍住，只准進不准出，就不吃飯，不喝開水，形勢是非常緊張的，這樣相持到晚上。代表們仍在工人羣衆中做宣傳鼓動的工作。工人們表示一致隨從代表們的意見，決不中途妥協或自由行動。

黃昏時候毛澤東同志自己來了。他穿一件學生服。悄悄地和工人代表談了些話，打聽了一下情況，主張堅持下去，喊工人羣衆喊口號。他帶了一個口哨。他吹一聲，工人們喊一句。連吹——連喊。羣衆的情緒更加高漲了，衙門裏的人注意到了，要去抓他。但他從坪裏的幾棵大樹底下穿過去。回到工人叢中來了。想抓他的再也找不到他了。

是這樣一直堅持到三更過後，快到四更天了。衙門裏派人來說，省政府吳政務廳長打了電話來，要工人們暫時回去，明天派代表到省府去談判。工人們也很疲倦了，早起後一天沒有吃東西了，只晚上有縫紉工會等人打着工會的燈籠送了開水來，請願的工人們非常感動。代表們商量了一番，叫羣衆暫時回家去休息。

第二天上午九時，工人代表們去省長公署。毛澤東同志也去了，他扮作工人，到了政務廳門口，問了一下衛兵，衛兵們很兇的，只吼了一聲：「上樓去」，當時袁福清等心

裏想：昨天沒有出事，今天大概要逮捕的……到了樓上，只見一張番菜長桌，上面還有點心，茶……那姓周的長沙縣知事坐在一頭，也不作聲，恭恭敬敬的兩手放在膝蓋上，一會，政務廳長吳景鴻進來。縣知事站起。廳長坐下，縣知事也坐下。

談判開始了，毛澤東同志代表工人們說話，講得頭頭是道，句句有理。政務廳長便問道：「先生貴姓？是不是工人？貴幹。」

澤東同志隨便答應了姓什麼，然後說：「先生要問我的資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審查履歷，最好改日再談。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資格要求政府解決工資問題。」（代字讀成上聲 Dǎi）以致大家都學他的口音）。當時和他一道去談判的工人代表們對澤東同志這種態度，又敬愛，又佩服。談判的結果，工人們得到了「營業自由」，就是說，工人要加工錢，政府不得干涉，這次的要求——三角四分一工也達到了。

從八月初到八月底九月初，泥木工人的罷工得到勝利。第三次召集長沙城原有的基礎工會舉行了罷工勝利的慶祝大會，到萬多人。游行的隊伍經過長沙縣府時，點燃一掛很長的鞭炮，一個人拿着跑到衙門裏大堂上，高呼「打倒周仁鑑」而出。

從這次鬥爭以後，長沙的工人運動更加活躍了。泥木工人的工會小組部。稱工會共

有會員一萬多人。差不多所有相信過安那其主義的工人們都轉變過來了。工人們看見，無政府主義者起初阻止請願，中間加入，但不幫助，但馬克思主義者自始至終都積極領導，支持，派了人來，毛澤東同志自己也出馬……工人們於是相信共產黨，反而罵起無政府黨人來了。

這時候各個工會已經是半公開的存在了。

第四天，就成立了「粵漢鐵路總工會」。

「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不久就組織成立了。冬天在這裏辦了工餘學校，訓練了一批工會幹部。

全省工團聯合會——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領導下的湖南工運的總工會。但他還是一個非法的機關，雖然他已經不只是半公開的組織了。所謂「非法的」，就因為趙恆惕不肯給他立案。工人運動蓬蓬勃勃地一天比一天澈底，趙恆惕更加害怕起來。他用各種方法壓迫，破壞工運，其中的一個法門就是把無政府主義的帽子加到工人運動的頭上。他散佈謠言說：工人倡無政府主義，就是說，要推翻我湖南省政府。那麼，政府如何能給他們立案，承認他們的工會呢？

爲了爭取合法的地位，毛澤東同志領着一羣工人代表直接去找趙恆惕，趙恆惕不得已，和幾個幕僚一塊出來，接見了工人代表們。說了一番話，不能令人滿意。毛澤東同志乃說：『你先生說的話都不對，都沒有道理。我們不和你談了。我們要找省長談……』趙恆惕當面受了斥責，臉紅了，不好作聲。他旁邊的人指着他：『這就是省長！』毛澤東同志故意驚訝了一番，然後對趙恆惕說明，湖南現在的工人運動不是無政府主義，而是信仰社會主義的。於是他向那位省長闡述了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宗旨……末了說：『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是主張要政府的。但是要爲大多數人人謀利益的政府。』……

毛澤東同志熱烈地擁護工人利益，利用省長自治憲法等等，說自己的話，作自己的事，提出工人自己的要求，說得理由十分充足。趙恆惕一聽，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出色的人。嘔氣的省長便裝出保護青年學生的樣子，並且轉而譏諷地對毛澤東同志說：

「很明顯的，你不是工人而是學生，爲什麼你干預他們的事，用工人代表的資格在我這裏說話呢？」

毛澤東同志從容地答說：

「省長，請你問一間同來的這些工人——（他指着站在他旁邊的，聽了非常出神。心中無量佩服、敬愛的一羣工人代表）——「請問一聲，我是不是工人的代表。假如他們說不是，我出去就是了。」

省長再沒有了什麼辦法。

但是尖銳的鬥爭還是繼續着。

趙恆惕收買行會中的總管值年和新工會對立，阻止新工會的活動，如魯班廟破壞泥木工會，軒轅殿破壞縫紉工會。工人們不敢一個人在街上走，出必成羣，并帶「武器」——鑿子，小鋸子以至裝了尿的瓦罐來自衛。因為打官司是打不贏的，對方在官府衙門裏有路數。只有靠「武裝鬥爭」。工會的敵人，個別的，喜歡捕工人的警察（特別是三分所——在寶南街，工團聯合會就在寶南街八號——的）俟了幾次反罐子以後，也就收斂了些。

許多工會的牌子掛出來了。到一九二三年初僅長沙城就有了十幾個工會：原有紗廠工會，黑鉛鍊廠工會，造幣廠工會，泥木工會，縫紉工會，理髮工會，鐵路工會，又成立了葦碼頭工會，蘿碼頭工會，茶房工會，電燈工會，人力車夫工會。以後又有了安源

礦工會（需要專篇來寫）：水口山礦工會，安化錫礦工會，湘潭錳礦工會……。到五月時，全省有了二十多個工會。

五月一日勞動節湖南全省舉行了一次總罷工。現在，湖南的——中國的工人運動已經達到了空前成功的地步。

後來，一九二三——二四——二五——，到大革命時期湖南的工人他們一直是從這個基礎上向上發展的。雖則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大會後，毛澤東同志離開了湖南，到上海黨中央工作去了，但湖南的黨和工會工作，在他所奠立的基礎上和幹部們按照他的指示和工作方式繼續下去，工作做得不壞，沒有什麼大的錯誤。工運方面，馬日事變以前，僅長沙城內就有一百三十多個工會。湖南全省有組織的各種各類的工人約達四百萬。

我所知道的毛澤東先生二三事

柳六文

毛澤東先生爲了國際未來的安全，爲了國內的和平、民主、團結來到了重慶。這消息對我這小小的公務員真是有說不盡的興奮和快樂。如果有人要問我平生最感覺快樂的是什麼一回事，我毫無疑問地要答覆就是這回毛先生來重慶對我的接觸了。同時從重慶市民熱烈而激動的談論中，更相信和我有一樣感觸的人，實在是千千萬萬不可數計！今天因爲恰好經過民生路新華日報館的門前，看見在一幅歡迎毛先生的紅布聯上掛着他本人的玉照；毛先生的像片，不是沒有看過，但是用油畫的放大到幾尺的像片，這樣算是初次，我不覺往還地在門前瞻仰了多次。的確，這個中國抗戰人民真實的代表，東方弱小民族解放的領導者，在我腦海中的印像，只覺得是肅穆，慈祥和無畏的綜合。當我走上回家道路的時候，忽然想把我自己知道毛先生的三兩件細事告訴給大家聽。

毛先生的老家在湖南湘潭清溪鄉的韶山地方，我們雨下的家相隔只有十二里，可是

因爲我年紀太輕了，並不認識毛先生本人，關於他的幾項細事，還是自己的堂叔、哥哥和認識他的朋友們口述給我聽的。有一樁事是這樣：當趙恆惕做湖南省長的時候，毛先生做過我們鄉下雪恥會的發起人，一班加入雪恥會的份子，是小學教員和優秀的農家青年；所謂雪恥會，就是要圖雪去日本帝國主義者加於我國不平等條約的恥辱而組織的國民團體，曾記得鄉下人受了宣傳的影響，一時都知道有一個東方的倭奴國，是我們的敵人。那時我正在小學時代，清楚地記得老師們告訴過倭奴的殘忍，並每天要我們寫『臥薪嘗膽』、『誓雪國恥』等類的文字，有什麼說到朝鮮、台灣、琉球等地亡國奴的悲慘生活，竟使我們哭泣和激昂的憤慨。今天抗日人民領袖的毛先生，親身嚐到了多年以前便決心抗日雪恥的勝利之果，應該是何等開懷！可是他絕無半點驕傲和自滿，更進一步地竭誠來和執政黨的領袖以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來商討和平、民主、團結，非要使中國達到富強安樂的境地不止，這種崇高的人格、偉大的精神，我們不是文字和語言可以表達得。只能讓它永恆地存在人民的心底吧！紀功碑一類的東西有什麼用途，那不過是呆子的行爲！

另外一件事就是毛先生對人家的痛苦和不幸，是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同情的人，在鄉

裏有一件事是這樣的發生過：毛先生父親在世的時候，家裏不過是有做喫的農家，還够不上小地主的資格，我們家鄉的經濟情況，是家家都靠養豬飼雞來維持油鹽零用，有一年舊曆年底，毛先生的父親要他去接收一筆豬銀，回家好渡年關，銀錢到年底照例是緊張得不得了，一角一分，在一個家庭都作過預算的，鄉間那時很不清平，三五塊大洋聲了殺身之禍的並非沒有。聞說毛先生接到了豬錢，在回家的路上碰見了幾夥衣服襤褸的可憐人，他便把手中的現錢通通散給這些貧民，忘記了自己家裏早有的預算。這種事雖也平常，可是誰知道他是根據愛的出發的表露，又誰知道他這種崇高的同情繼續不斷的發展，高度的發展，今天不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享有他這種愛的同情，就連全世界弱小民族也感覺到這種愛的光輝而自豪呢？

還有我所知道的是毛先生愛護青年的事實。我們鄉下有一個小地方叫做花園冲，那裏有一個彭氏祠堂開辦了一個小學，我的一個堂叔在這裏讀書，年齡小但是很聰明而且好學，可是家裏很窮，因此紙筆之類都難常常購買。有一天毛先生來會那小學堂的老師，知道了有這樣一個聰明而肯努力的小學生，便力勸老師們助他求學，並從自己的荷包內拿出一千二百文銅元，送給這小學生作為成績優良的獎金，又鼓勵其他的小學生作

成績的競賽。這些事在毛先生本身只能算點看不見的細微末節，不足道的事了，可是我不知道現在這些有大批存款在外國銀行的人們可爲人民做過一毫纖塵大的事嗎？

最後我所知道的是毛先生是一個不嗜多言但和藹可親的人，這裏是我的哥哥告訴我的一段事實。我哥哥在本鄉一個小學教書，有次人家介紹一個陌生的人給他，說這人將要在他那裏過夜，原來這人就是毛先生，毛先生在鄉下的名字又叫做「潤之」二字，那次潤之先生穿一領藍布長褂，少說笑，但非常知氣，知我哥哥抵足同睡了一夜，大概毛先生怕耽擱主人的睡眠，一夜側臥一旁；彼此反覺臥榻寬廣。這事本來最小了，但可見毛先生的爲人處處爲人着想。像他這樣的一位好人，可是不記得是十九年還是二十年間，竟還有人派這種人物去掘過他的祖墳，這事在毛先生心裏也許是僅以一苦笑置之，但是我們鄉下人的心裏，到今還是替毛家的祖墳抱不平，事過也不去多加追述，不過我不懂有些人爲什麼只許自家拜掃祖墳，卻不准許人家有祖墳存在呢？

我雖然聽說毛先生是不大說話的人，但究竟是中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 and 歸納的專家，同時也是醫治中國現社會的病理和生理的能手，今天在重慶的地位，是全國抗戰人民發言的代表人，我謹祝他在和中央蔣主席的實現民主、團結、統一的商討過程中，能够獲

得最理想的收穫！這段文字當作我致毛先生的革命敬禮！

（選自九月八日新華副刊）